

考古中发现的兔形象

吕 鹏

兔，属于哺乳纲、兔形目、兔科。兔和鼠的骨骼形态非常相似，从动物演化角度而言，兔鼠同源，安徽潜山早古新世地层中出土有安徽模鼠兔(兔的祖先类型)和东方晓鼠(接近于鼠的祖先类型)化石，表明至晚在距今6200万年前，兔和鼠已经“分道扬镳”，走向了独立演化的道路。

我国现存兔科动物基本上全为兔属动物，俗称“野兔”，共有9种，分别是草兔、云南兔、海南兔、东北兔、高原兔、华南兔、雪兔、东北黑兔和塔里木兔。我国还有罕见的粗毛兔属动物，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脚，现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

中国还没发现穴兔遗存出土，可认为中国国家兔是以传人为主。明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于兔的大量记载。考古发现有兔兔、兔兔等约束兔子活动的处所和设备，但兔子主要是狩猎娱乐的对象，人类对兔的利用比较宽松，文献所载兔多为野兔。白兔在历史文献中是作为瑞兽出现，古人将其视为国泰民安、敬老长寿的象征。中国国家兔大多在明代引入，以欧洲兔为主，也包括亚源兔。

我国古代饲养野兔的处所和设备主要是兔圈和兔笼。陕西秦汉上林苑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，其内饲养“狡兔”，用途主要是肉食、祭祀和狩猎娱乐。西汉梁孝王在今河南商丘营建了兔圈——东苑，史称梁苑，别称兔园。作为已知史料记载的最早出现的私家园林，其内饲养有各种珍禽异兽，其中，“走兔”是作为肉食和狩猎娱乐之用的。山东济南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葬，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种属包括羊、兔、猪和狗。此外，还发现有2个木质兔笼，根据笼中兔骨骼凌乱等考古现象推测，当时陪葬的是活兔。

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兔属动物数量较多。殷墟甲骨文中的“兔”字，识别的特征非常明显，一是无颈，二是无翘起的短尾，可见殷商先民对兔的形态特征非常熟悉。兔的前肢短，后肢长而有力，拔腿飞奔是它们的逃生本能，故“逸”字从兔，甲骨文本义为追逐兔子。甲骨文中“兔”字，为会意字，字形为兔在网中，其本义同“置”，《诗经》中有“肃肃兔置”的记载，描述了在岔路口和密林中设置又紧又密的网以捕兔的情形。

“守株待兔”出自《韩非子》，旨在劝诫大众莫存不劳而获之念。“兔走触株，折颈而死”，生动描绘出野兔仓皇奔逃、撞桩而亡的场景。《礼记》中称兔为“明视”，形容兔眼大而明亮。《古今注》中记载“兔口有缺”，是对兔



▲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兔饰。 吕 鹏供图



▲西周周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兔尊。 吕 鹏供图

民俗吉祥物——兔儿爷

周飞亚

三瓣嘴，山形眉，手持捣药杵，身着金盔甲，背一杆大旗，威风凛凛，身下的坐骑或是老虎、狮子、梅花鹿等瑞兽，或是牡丹、葫芦、桃子甚至祥云，仙气飘飘……这就是北京著名的民俗吉祥物——兔儿爷。

“看到它两边肩上这些黑点了吗？这是狐尾，草原游牧民族帽子上的装饰。这说明，兔儿爷的出现应该不晚于元代。”

聊起关于兔儿爷的民俗文化，北京兔儿爷泥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双彦神采飞扬。

每年春节前，是双彦最忙碌的时候。不过，接到我电话请求去他的工作室看一看，他还是欣然应允。

因为泥彩塑需用窑烧制，40多年来，双彦一直住在乡村，工作室就是他的第二个“家”。推开门，只见沿墙堆满层叠的石膏块，仅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。起居室内，桌子、凳子、置物架上都堆满了一排排尚未完工的兔儿爷，从七八厘米到近1米高，大小不一。随手拿起一个，双彦打开了话匣子。

双彦原本并没有想过，这一生要与泥为伴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双彦与朋友南下深圳，合作办厂，正意气风发，父亲双起的一个电话，改变了他的生活。“如果你不回来，这门手艺就真没了。”电话里，他失魂落魄的语气，让向来孝顺的双彦心里像扎了一根刺。父亲对这门手艺有多痴迷，双彦是知道的。

奶奶觉得做手艺太苦：“只有做成

第一才有饭吃。”当时年仅13岁的父亲宁可去矿上背煤养活自己，也坚持要学。奶奶无奈，最后只得同意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这一行的手艺人被组织起来，先后在彩塑厂、金属工艺品厂当工人，后来渐渐都转行了。父亲却一直舍不得把手艺丢下。每天下班回家，他就钻进屋子里“把玩”泥巴，还让7岁的双彦也跟着学，上班前布置好“作业”，下班回来检查。

80年代，中国美术馆找到双起，请他恢复兔儿爷的民俗文化。几乎消失的兔儿爷才重现人间。

其实，相比兔儿爷，更体现双家泥彩塑技艺水平的是脸谱和其他泥彩塑。双起从一开始就立过规矩：绝不模仿别人。正是凭借这些独特的艺术创造，双起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，作品也被各大博物馆收藏，仅中国美术馆就收藏了700多件。

手艺的价值重新得到认可，却后继无人，父亲定然难以释怀。犹豫再三，双彦还是回来了，“放弃的当然很多，但我觉得是值得的。”



▲双彦制作的兔儿爷泥彩塑。 周飞亚供图

养“狡兔”，用途主要是肉食、祭祀和狩猎娱乐。西汉梁孝王在今河南商丘营建了兔圈——东苑，史称梁苑，别称兔园。作为已知史料记载的最早出现的私家园林，其内饲养有各种珍禽异兽，其中，“走兔”是作为肉食和狩猎娱乐之用的。山东济南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级别的墓葬，编号为34号的大型动物陪葬坑中出土动物种属包括羊、兔、猪和狗。此外，还发现有2个木质兔笼，根据笼中兔骨骼凌乱等考古现象推测，当时陪葬的是活兔。

兔的形象在玉石、陶瓷、青铜等材质的文物中时有出现。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凌家滩文化(距今5300年左右)玉兔饰1件，这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兔形玉器，玉呈灰白色，玉兔做昂首飞奔状，双耳紧贴脊背，后足抬起，尾巴上卷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将兔与月相联系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有神秘帛画，画幅左上方一弯新月拱围着蟾蜍与兔。隋唐以后，玉兔得以独享月宫并成为月亮的代表，诗词歌赋中常将月与兔相连，比如唐代李白的《古朗月行》，“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”，妇孺皆知。

现在，中国探月工程举世瞩目，中国科学家把探月月球的人造卫星和探测器命名为嫦娥，把月球车称为玉兔。他们将美丽的神话变成了科学的现实，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好投射中国乃至世界现代航天研究中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)

今年是农历癸卯兔年，人们将兔视为祥瑞，兔的文化寓意体现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本报特邀考古学家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、民间艺术研究者分享人们对“兔”这一形象的认识和记录，一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。

——编者



春自卯时报起

福由玉兔奉来



▲清代青玉镶嵌宝石卧兔。
▲唐彩绘十二生肖俑——兔。
▲清代《兽谱》中的兔。
吕 鹏供图
版式设计:赵德汝



▲陕西凤翔布艺玩具白兔叼花。 刘 莹供图

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兔不仅是十二生肖之一，还被赋予了生育、祥瑞、长寿等文化内涵，是具有多重吉祥寓意的瑞兽。东晋葛洪《抱朴子·内篇》：“虎及鹿、兔皆寿千岁。寿满五百岁者，其毛色白。”除白兔外，玄兔、赤兔、紫兔在不同朝代亦被视为吉兆。在汉代画像石中，掌管长生与生育之权的西王母身旁就常伴有持杵之兔，为其捣制不死之灵药。

在我国，与兔相关的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莫过于人们对月中之兔的想象。银兔、玉兔、玄兔等词汇成为古人诗词中月亮之代称，“玉兔捣药”的形象也逐渐融入民间拜月活动之中。明清时期流行于京津地区祭月仪式上的“月光马”便是一种印有玉兔持杵捣药之月宫图景的符纸。明代刘侗、于奕正在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二中对月兔图式、尺幅及使用方式作了清晰阐释，还记述了相关礼仪。与“月光马”一同出现在拜月活动中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泥塑“兔儿爷”。在清乾隆时期的一幅杨柳青年画《桂序昇平》中，就用艺术手法形象刻画了儿童中秋拜兔神的场景。与老北京“兔儿爷”异曲同工的泥塑造型还见于山东济南的“兔子王”，是以黄河胶泥塑兔将军之形，制作颇为精巧，内置拉线机关，牵引可使其做出挥臂捣药等动作，增加了玩耍的趣味性。现实中小巧温顺的兔，在民间文化语境中却被赋予了广大神通，并成为一方“名产”，此中足见人们对兔这一形象的偏爱。

在民间艺术丰富的黄河流域，流传有许多与兔的繁衍属性相关的民谚。“蛇盘兔”这一剪纸主题，其造型惯常为通体剪饰花纹的蛇身缠绕一至两圈，将兔形居于中心，构图上突出一个“盘”字，组成既和谐又具美感的画面。这些含义丰富的剪纸样式，通过民间艺人的巧手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传递着鲜活的文化观念。

由于兔被赋予多种祥瑞之义，其本身也具有灵巧敏捷等特质，在民间，女子还常缝制以兔为形的服饰物品，如兔儿枕、兔儿鞋、兔形香包、兔形布玩具、兔形挂饰等，一针一线中寄托了对生命的呵护与期许。兔形枕早在唐代就已出现，三彩釉陶烧制，形制多为写实的卧兔。而陕西蒲城的一件黑兔孩枕，则被民间艺人以夸张的

手法设计成双头并体的对称造型，黑色底布上以粉、绿、黄等彩线绣出花卉、铜铃等纹饰，尤其突出了眼睛部位的装饰效果，整体的色彩搭配充满浓厚的民间审美趣味。在北方一些地区还有制作兔儿鞋的习俗，鞋前端似兔子头，绣鼻唇、红眼睛，鞋口两侧缀附兔耳造型，口沿后端则缀绣带以象征兔尾。中秋节给儿童穿兔儿鞋，其意义不言而喻，希冀幼儿如小兔般腿脚利落行动灵活。

民间美术中的兔造型还有很多，如兔抱白菜、白兔叼花、兔卧莲花等。这些丰富多彩、天真质朴的兔形作品，饱含着人们对生命繁衍、子孙安康的淳朴祈愿，体现了民间艺术所特有的朴素浪漫情怀。优秀的民间艺术创作者将诚挚的情感表达付诸作品，传承创新，令这些经典打动人心，散发着恒久的艺术魅力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美术馆)

民间艺术中的兔

刘 莹